

送人的礼品,首先要有针对性,其次是稀缺性,绝不是越昂贵越好。现在的礼品,往往是“三斤核桃四斤壳”,形式远大于内容,最极端的是中秋月饼,收到奢华的礼盒,里面的“甜大饼”往往不敢吃,怕因此沾上糖尿病,成为“堂兄弟”,结果呢,甜大饼想吃不敢吃,包装盒该扔舍不得扔,陷入哈姆雷特“生存还是死亡”的矛盾中,真正急煞老百姓。

美女不需要装扮,黄金不需要装饰,真情的礼品毋需包装,因为稀缺。

每到中秋,我总是给年长于我的老朋友们送鸭,不仅“裸”,而且“老”,三年老鸭,脚底板层层老茧皮。鸭为什么一定要满三年?借喻一段日子——有人请教诗人:如果你必须呆在一个小岛上度过余生,你会带哪三样东西?诗人说:诗集、美女、葡萄酒。朋友又问:如果只能带两样东西,你将舍弃哪一样?“诗集”,诗人不假思索地回答;朋友又问:如果只能带一样,你将选择哪一样?诗人想了许久,说:那就要看她们的年份了。

对,年份很重要,美女年轻值钱,鸭子年老值钱。市面上三年老鸭很少,少得几乎没有,因为得不偿失。一年鸭与三年鸭体型上分辨不出,但养育成本截然不同。一只鸭一天的成本五毛,一年180只鸭应花540元,如果鸭蛋三腌得红而出油,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,所以卖一年鸭,性价比最高,可惜一煮即破皮,胶原蛋白尚未溶解到汤里,鸭子糜烂不成形了。三年鸭则皮老骨硬,久煮之余“肉烂骨酥不破皮”,胶原蛋白完全溶解于汤,所以鲜得来、耳光来。那张鸭皮特别厚,塞入口中,满满的肥腴而香,还有点回甘,吃得口滑。一年鸭的皮,薄薄的一层纸,塞入口中,一片云雾而已,若有若无之间,这就是三年鸭与一年鸭的差异。

几年前我与一位钉子老板在崇明合股承包农场,养殖鸭。我的理念:买得到的是产品,买不到的是礼品,只做礼品,不做产品。为了让鸭子变成礼品,

现在办得较好的京剧票房都实行会员制,入会者缴纳会费以供场租和乐队劳务费。不过也有无须花钱的票房,我年轻时经常去的楼氏票房即是其中之一。

楼氏票房坐落在雁荡路上的一所沿街房子,主人楼邦达、楼庄东父子都是琴票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求学于附近一所中学,同学楼庄东与我同在乒乓球队和口琴队,他听我哼京戏,就向乃翁借了引荐。楼家是宁波书香门第,新中国建立后,楼邦达先生在上海杨树浦一所小学任教,他的胞弟楼邦彦则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知名教授。杨树浦离雁荡路约十几公里,邦达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,到了晚上照样精力充沛地为我吊嗓子。他是老派拉法,古朴道劲。我当时只会《失空斩》《文昭关》少数几出,尚欠规范,而在工稳的伴奏下,就不至于“野路子”了。

楼氏票房的正式活动日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,老票友们把小房间挤得满满,乐队司鼓席上有两位值得一提,一位是顾渠成先生,他是某电机厂的资方代理人,风度儒雅,琴宗陈道安、王少卿,鼓学杭子和;另一位何可一先生也是“杭派”鼓师,后来还给名演员逝世恭先生掌过板。每当楼氏票房活动时,路人驻足,成为雁荡路上的一道风景。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一度传统戏不能唱了,楼氏票房就改唱现代戏。楼庄东此时开始迷上京剧,由

辟地种玉米,请人挖鱼塘。养的鸭子,素食是玉米,荤腥是鱼虾,不吃鱼粉饲料,所以煮汤没有鱼腥味,力图与所谓有机鸭区分开来,如阿尔泰的羊——“走的是金道(新疆出红金),喝的是泉水,吃的是虫草”;还订个规定:不到三年不准出栏,确保久煮“肉烂骨酥不破”的特色,制造稀缺性。为此我请来一批做金融的项目经理、实业界的小老板们众筹,每人十万,只要做生意的都出得起。他们就是送礼大户,有了他们,就有了资金,有了销路,可以低头耕耘,不问收获,不受市场歪门邪道的污染。众筹的股东们呢,有了自己的农场,就有了独一无二的稀缺性,就有了“买不到”的礼品,送人就有面子了。中秋节满大街都是月饼,月饼就是产品,毫无个性,毫无记忆点。我们送老鸭配芋艿,鸭子是自己养的,芋艿是自己种的,还有更绝的一手,从不供应市场,只在众筹者之间流转,保持稀缺性,保持神秘性,故事有悬念,比礼品传颂(送)得更远。一月一次小礼盒:蛋。一次草鸡蛋,一次咸鸭蛋,月月送,叠叠加记忆,想忘难上难,甩也甩不掉。一年四季十二个月,一户不过一千元,等值无价宝,因为买不到。送一万个客户,不过十万,包括蔬菜。

中秋,一个送药罐头——高糖且重油的月饼,一个送营养品——非化学的,乃生物学的。三年老鸭赛人参,这就是性价比,就是竞争力。到了中秋节,客户们的内助们就想起你,想起你的芋艿炖老鸭,这就是礼品的记忆点。

我们既养鸭也养鸡,中秋送鸭,过年送鸡,按节气分类送,能不能男女分类送呢?比如,男的送鸭,女的送鸡,这就有点儿锉人啦:“格机依歪忒了!”

服务精细化,拿捏不准就过分,好比三毛学生意,为了留住客人,遵照师傅的传授,先送上一张报纸;要走,再递上香烟;还是要走,三毛自作聪明,创新提议:送一客小笼包子。师傅一巴掌后脑勺,因为过分!送鸡送鸭,宜粗不宜细;没有男女差别,只有年份差异。

楼邦达和顾渠成两位先生的亲授,进步神速。在“文革”中“扫四旧”被抄家之前,顾渠成匆匆来到楼家,请托保管一把胡琴,于是这把名琴师陈道安的遗琴就被楼家保护下来了。运动结束后,顾先生把它赠给了楼庄东。这个偶然的遭际,开启了楼庄东的收藏爱好。1969年我插队落

### 楼氏票房杂忆

翁思再

户去东北,他则考取宁波的京剧团当了专业琴师。

从那时到七十年代末期,我每年回沪探亲期间总是要去楼氏票房。尤其是1976年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,这个票房迅速恢复传统戏,我在那里见到过乔志钧、张鑫林、王鹤年、邱维勤、严仁安、余愚、陈希曾、李锡祥等名票。在他们口中经常出现“刘天红”这个名字,原来他本名是刘叔治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私淑余叔岩。他的学生中有张少

俗语:吃鱼补脑。有人像猫,天生爱吃鱼。我呢,在吃鱼尝鲜过程中,体味人生诸多况味。成都地处内陆,鱼类不如临海临湖的地方多。成都人常吃的是鲫鱼、草鱼、鲢鱼。我家里人均有一手做鱼绝活。我最爱吃二哥做的葱烧鲫鱼。这道菜,二哥选用巴掌长的小鲫鱼,一番精心烹饪,鱼肉特别鲜美,最怕鱼刺的我,爱不释口。那年冬天,我在病中,和妈妈看病归来,心情就像成都铅色的阴天一样低沉。刚进家门,看见餐厅里灯火通明,餐桌上已摆好热气腾腾的菜着,二哥迎上来,说:“开饭啦!梅梅,我给你做了葱烧鲫鱼。”饭中,二哥安慰我说:“不要紧,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!”那晚的葱烧鲫鱼特别香,我还记住了餐厅里挂着暗黄色字画,朱漆餐柜上摆着

一盆枝叶翠绿的水仙,缀满了骨朵儿。一月的成都,无比温暖。

小侄女是家里最爱吃鱼的人。那年放寒假,小侄女从北京回到成都,二哥请她去吃自贡梭边鱼,我作陪。我们打的到了城西二环

一天,我突然接到30多年前的学生严拥军的电话:“刘老师吗?我是你30多年前的学生,我们班同学要聚会了,大家都找你有很长时间了,盼你参加我们的活动……”当时,我又惊喜,惊的是33年前的学生们竟然不断地在找我,喜的是我刚从美国返沪,就被找到了,还能赶上这次盛大的聚会。我深信这就是缘分。

聚会那天,陈伟同学开车将我从小市区接到坐落在南翔镇的嘉定二中,早已到过的同学们迎了上来,“刘老师,还认识我吗?”这可真难倒了我。同学们也像猜谜一样相认,更何况我这个老巫。毕竟分别已有33年了,是在一片嬉笑声中,自报家

门……1979年,在国家重大转折时期,同学们带着泥土的芬芳,以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嘉定二中这所重点学校,就此我与这些孩子们结下了一段师生缘。

当时他们都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,那时物质条件非常差,无论是住的还是吃的,说出来,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相信,几十个男孩和女孩分别蜗居在仅有三十来平方米的简陋宿舍里,连厕所都没有。女孩子用马桶,狭小的空间还置放着这样不时散发异味的器物,空气的浑浊是可以想象的;男孩子则到室外的长廊里安放的木桶如

楼、周少麟等。楼氏票房的老生票友往往称《举鼎观画》为“双狮图”,对《桑园寄子》则简称为“寄子”,这些都是“刘(天红)门”的口头。

八十年代初期邦达先生退休了,楼庄东从宁波回沪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并就读夜大学,此时楼氏票房呈现“父子双琴”的格局,活动次数增多,一起玩的还有王思及、田恩荣、薛永宁、朱稚庭、阎一川等好友。犹记张鑫林先生主演《打鼓骂曹》就是在那里策划的,让我“挎刀”配他演张辽。

到了九十年代,由于邦达先生谢世,房屋被征用,楼氏票房才告停歇。如果从五十年代开始算起的话,这个票房持续活动了将近半个世纪。在自娱娱人的过程中,楼庄东先生收藏的京胡逐渐增多,而且名琴荟萃,进而成为闻名遐迩的京胡收藏家,连国家大剧院都即将为他举办专门的收藏展。

我向楼庄东表示祝贺,并撰此文对养育过我的艺术温床——楼氏票房,表示深切的怀念。

外,店堂贴着花墙纸,上下两层,装修精致。二哥点菜。其间,小侄女跟我们讲大哥他们小家在

北京的生活:他们到内蒙古草原玩耍,各自骑马,由于人重马小,她爸那匹马不堪重负,两腿颤巍巍直抖。小侄女用幽默夸张的语言描述那匹马和她爸的神情,顿时逗得二哥和我开怀大笑。鱼是来自岷江的三角峰,

## 就近问医方便多

邵祖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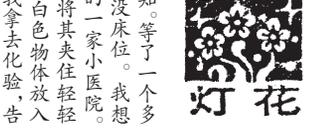
我有过两次就近问医的经历,深感有省时、省力、省钱等诸多方便。第一次是十年前,我口腔内右侧长出异物,赶忙上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去就诊。医生拿起手电筒朝我的口腔内照了照,说这病需要住院开刀治疗,不过现在没床位,让我回家等通知。等了十多星期不见动静,我打电话去催问,仍说没床位。我想傻等也不是办法,于是去了住家附近的一家小医院。一位女医生看过后说是息肉,用镊子将其夹住轻轻地拧下,随后把这颗米粒般大小的乳白色物体放入一个小塑料袋中,让我拿去化验,告诉我三天后来拿报告。说若无病变,也就没事了。整个看病过程干净利落,毫无痛楚,前后只有几分钟。

第二次是今年春节后,我感到两腿有些酸麻,站立不稳。上医院经CT检查,说是腰椎间盘突出。医生给开了几副药,服用后没什么效果。这病死不了,但也活不了,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。正琢磨着再上哪

家好一点的医院去治疗,老婆建议说附近有间小医院不错,不妨去试一下。由于客观上走路困难,我也只好照此办理。经过十多次的理疗、拔罐和正骨推拿,我逐步恢复了健康。

大医院名气响,逐步恢复了健康。排队挂号看病、付费、拿药、上楼、下楼以及路途往返等都有些麻烦。小医院的设备固然不如大医院,但看病的人少,不少医生是退休后返聘的专家、教授,确实也有拿手绝活。

刘克燕



陌生与熟悉的玫瑰与花冠 (牛博士对马姐说) 戴逸如 文并图

你大意了,这几个外国成语,你稍微凝神,就能猜到其中必有深意,不致于望文生义了。另有一些从字面上看,则是绝对揣摩不到它背后的别义的。熟悉的例子不举了,拈几个你陌生的拉丁成语来看看。

头脑灵活的你,当目光与“在玫瑰花下”相遇,凉必会想到梅尔梅森城堡——约瑟芬皇后的玫瑰园,想到世界名画《阿芙洛狄特的诞生》中飘浮的玫瑰花,会弹出爱情、浪漫之美字样来……很不幸,错了,在古罗马人那里,玫瑰是有秘密的象征意义的,所以悬挂有玫瑰花的会议桌上所谈的一切,绝密,“在玫瑰花下”发生的一切不得外泄。

“在花冠下”让你想到头戴花冠的美少女了吧?从天上到人间,从宫廷到乡野,描绘头戴花冠美少女的世界名画太多了。哦,你还想到了忧伤的、浮于河面的莪菲利亚?可惜,还是错了,成语“在花冠下”的含义竟然是卖身为奴!因为,古罗马的战胜者是给俘虏戴上花冠进行拍卖的。

“陌生阻止你认识陌生的事物,熟悉妨碍你理解熟悉的事物”,望文生义把这两项占全了。

其实,那时我也是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,用现代教育学、心理学的理念来看,反思当时处理某些问题的方式,肯定有不当之处,请予以理解、包容。斗转星移,当年的懵懂少年,如今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,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绩。他们没有任何背景,凭着当年的那股顽强毅力、吃苦耐劳、奋发向上的精神,创造了令人感到荣耀的人生。那天,

无论是在见面会上还是在餐桌上,每个同学都感到有一种回归组织的感觉。望着同学们那因智慧和知识增长带来的理性、持重的风度,作为老师,我为他们的成长感到骄傲。

近来,我身体一直不太好,同学们知道后,纷纷表示要来看我,热心地为我寻医找药。有个已成医学专家的同学来看我,为我答疑解惑;另一个同学则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,为我联系到最好的医院和专家。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不久前的教师节那天,已联系到的同学,几乎都来到了我家与我共度教师节,几个因有事不能来的同学,还像当年一样打电话,向我这个老班主任请假。我感到这个世界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么冰冷,还是有温暖的。

我非常庆幸,在晚年我还能找到30多年前的所爱。3班的同学们,我永远爱你们!



### 美食